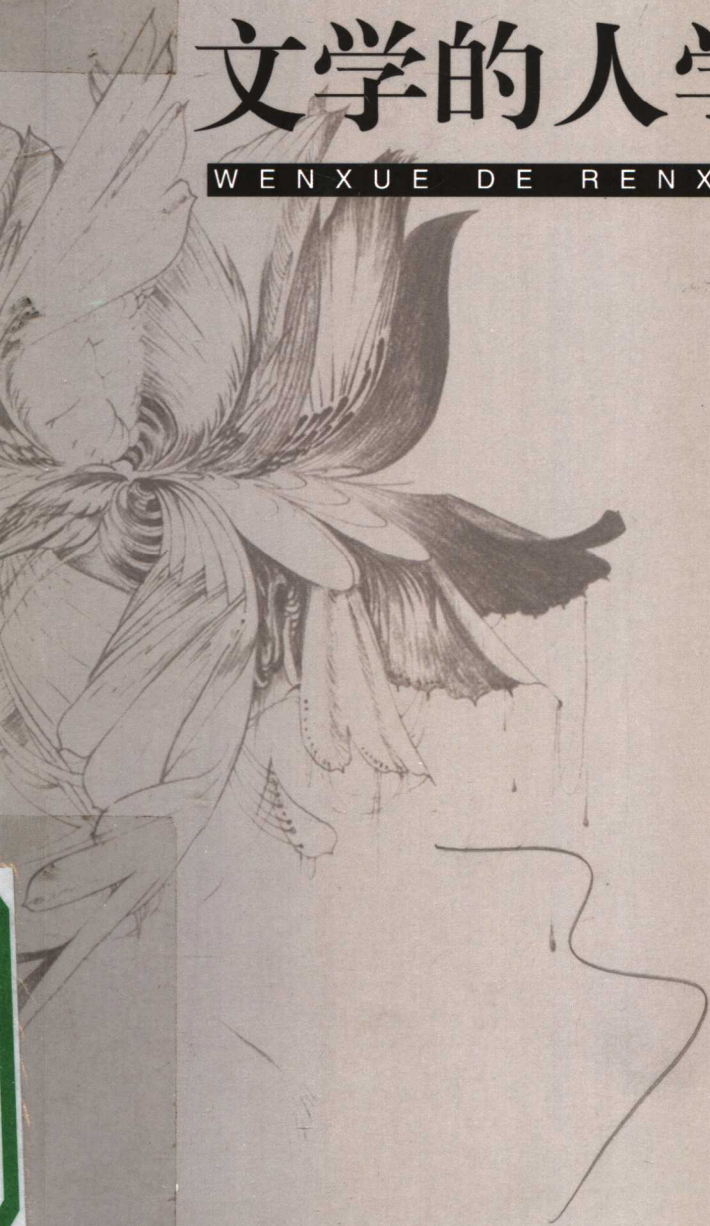


文学的人学维度

WENXUE DE RENXUE WEIDU

■ 朱首献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I0-05/11

2007

文学的人学维度

WENXUE DE RENXUE WEIDU

■ 朱首献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的人学维度/朱首献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7. 8
ISBN 978-7-308-05479-9

I. 文… II. 朱… III. 人学—文学研究—世界
IV. 1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31926 号

文学的人学维度

朱首献 著

责任编辑: 陈丽霞

封面设计: 刘依群 施丽秋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E-mail: zupress@mail.hz.zj.cn)

排 版: 浙江大学出版社电脑排版中心

印 刷: 临安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262 千

版 印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5479-9

定 价: 2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072522

序

Foreword

朱首献同志的论著《文学的人学维度》即将出版，他要我写一个“序言”。我这个人是不大适合于写这方面文章的，主要是因为自己学识有限，说话过于直率，同时印象中现在流行的不少序言都是以权威身份信口开河、泛泛而论，很难对读者阅读该著作有什么引导和提示的作用，所以每当有人向我提出这样的要求，能推诿的我总是尽量推诿。但由于我与朱首献同志相处十年，觉得他在当今青年学者中可谓人品超群，且学习勤奋，而他的选题又非常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是颇值得学界关注的一个文艺理论的前沿问题，若是推诿，于理于情都说不过去，于是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我之所以认为他的选题很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就是因为我們通常所说的“文学是人学”，它是以人为对象、以人为目的的。但这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学也日趋商品化了，它自身原本的价值已经迷失。朱首献同志就是有感于当今我国文学创作实践中“人学维度的缺失”，人在某些所谓文学作品中已成为“快乐的牲口”，在文学理论上“为这种非人主义辩护的大行其道”，而使文学日趋颓废、堕落的这种令人忧虑的现象，毅然决然地选择这样一个论题来进行研究，这充分反映了朱首献同志作为一个文艺理论工作者的强烈的使命意识和人文情怀！

在这本书中，朱首献同志对于“文学人学论”的理论建构的出发点是“人是什么”和“人应如何”，认为“只有对这两个问题都进行了回答的才能称之为‘人学’”。就这两个问题来说，前者是属于“知”，是

属于科学认识的问题；后者是属于“行”，是属于人文追思的问题。他批评以往的人学研究往往把两者分离，因而不能为我们提供一个关于人的全面的完整的知识，因为在真正的文学活动中，人总是作为知、意、情全身心投入的一个“总体性的存在”而出现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文学与人学之间找到一种同构的、相互阐释的关系。他这本书就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沿着这样的思路去研究文学的人学维度的。

为了探讨这个问题，朱首献同志阅读了大量中西哲学史和文论史上有关人学的著作，力求尽可能地从这些文献资料中吸取有价值的思想来作为自己的理论资源和论述依据。他所建构的“文学人学论”的基本内容主要是：一、文学以人为本；二、文学以人为本的内容不仅表现为其以人为对象，而且更体现在其以人为目的；三、文学以人为目的具体的就体现在要求它有助于人的知、意、情的全面发展和在健全的人格建构方面发挥作用。本书着重围绕这些问题开展了不少精到而深入的论述：如在谈到文学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建构时他不仅肯定人的感性存在，说文学在人聆听来自天籁的声音、唤醒人的感觉使人重新回到人世之中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又能通过人对自我的观照、认识和思考，促使其类意识的觉醒，使感性的人向理性的人、自然的人向社会的人、道德的人过渡；在谈到文学对人的生存意义的建构时，认为文学不仅彰显人的生存意义，而且同时也以直观感性的形式赋予世界以意义，从而把从现实的丑恶、平庸、无聊和卑琐中拯救出来而走向自我超越。我觉得这些论述都很能给人以启示，都是本书的亮点之所在。

由于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不仅朱首献本人，而且在整个学界都还刚刚起步，要完善它还需要一个过程，所以书中的不足在所难免。最主要的我认为朱首献同志在吸取传统哲学、特别是西方传统哲学关于人的理论来建构他的“文学人学论”时，似乎没有充分注意到西方传统哲学主要是一种知识论哲学，它是依附自然科学发展起来的，它在研究中大量地借鉴和吸取了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物理学的方法，而“数学处理的是不变的东西”，所以它对事物一般都只是作静态

的研究,因而伽达默尔认为“在这种模式中,人类事务很少能为认识提供补充的东西”,因为“道德和政治,以及人所设定的法律、人类赖以生存的价值、人所设立的组织机构、遵从的习俗,所有这一切都不能要求有不变性”。这就说明静态研究在把握人和人文现象方面所存在的局限。朱首献同志认为要认识人必须同时顾及“人是什么”和“人应如何”,认为只有对这两个问题都进行了回答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学”。这实际上已蕴含了对人的问题作动态研究的基因,但他研究中似乎没有将其中已蕴含的思想充分发掘出来。而在我看来,既然我们认为人的问题应包括“人是什么”和“人应如何”,那么前者就是感性的、现实层面上的问题,而后者则是理性的、理想层面上的问题。马克思把历史的出发点看做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这就表明人不是神仙,人活着是离不开物质生活的,所以在感性的、物质生活世界中,人与动物并没有什么不同;但人之所以是人就在于他有理性(以往人们对“理性”的认识存在着诸多片面的认识,把理性等同于“知识理性”,不认识除了知识理性之外,还应该包括“道德理性”)、有自我意识,他不仅能感觉到自身而且还能思维到自身,懂得自己应该怎样活,怎样活才有意义。这样,人的生活就进入了理性的层面、理想的层面。所以感性的人在马克思看来只不过是历史的出发点而决非是它的归宿,他理想中的目标是知、意、情全面发展和进步的人。这样,在人的生活的两个层面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张力(拉力、牵引力),促使人通过自己的活动在追求统一的过程中不断地重塑自己。如果在这两种牵引力之间,理性的力量大于感性的力量,人就会不断走向自我超越,使自己的人格不断得以提升;反之,若是感性的力量大于,甚至胜过理性,那么人就必然趋于沉沦。这表明人就是这样不断地处于自我建构的过程之中,人的生存状态之所以各种各样,根本原因就在于在这种张力状态之间人的不同的自我选择。所以我们若要对人、对人的活动有正确而深入的理解,在研究方法上也应该从静态走向动态。文学(包括艺术)对于人的生存活动的意义,我认为也只有在这种张力状态中才能得到深入而正确的说明。文学的特质是

审美的,这种审美的特性表现为它不仅把理性的法则体现在形象的描绘之中,使我们在接受它时不受理性的强制而遵循感觉的判决,而且还让人从形象中获得感觉的享受时不只是停留在感官的愉悦,而又能不知不觉地受到理性法则的塑造。这样,它就能把人的两个层面所形成的张力调整到最优的状态,把感性的、现实的层面与理性的、理想的层面有机地统一起来,可以使人在逆境中不丧失信心而始终奋发进取,在幸福中居安思危、不忘人生忧患、激发人的生存自觉,而不至于走向沉沦。如果这样来看待问题,那么我认为在当今这个十分务实、十分讲求物质享受的社会里,要使人不仅仅为追求欲望的满足而走向沉沦,就特别需要有理性和理想的牵引力。所以我认为文学是永远不会终结的,它源于人自身生存的需要,源于人为了抵制异化和物化完成自身本体建构的需要。我认为朱首献同志若是能把他在本书所论及的内容纳入到对人的生存活动的这种动态的分析中去进行阐发,可能更能彰显文学人学维度研究的意义,使现有的内容得到更充分透彻的阐发,使本书理论建构部分的内容更加丰富、充实。

另外略感不足的是,朱首献同志所掌握的关于人的理论的文献资料,似乎还只是停留在回顾和介绍上,若是加强分析、有批判地吸取到他对文学人学论的论述中来,就不仅更能加强全书的有机性和整体感,而且还可以丰富和充实本书的最后有些章节的内容,克服目前本书在结构上给人头重脚轻的感觉。当然,吸取融化是需要一个时间的过程的,只要朱首献同志沿着这个研究方向继续努力,相信他在现有成绩基础上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朱首献同志目前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天道酬勤,我坚决相信并热切期盼他会有更多、更好的成果问世!

王元骥

2007年3月29日

目 录 Contents

序	王元骧
第一章 总 论	1
第一节 人学域阔的厘定与文学的人学维度研究	4
第二节 当代文学的“人学”空场与研究的实践指向	11
第二章 西方人学思想的历史钩沉	16
第一节 经验与自然:感性论人学	17
第二节 认识与自识:理性论人学	29
第三节 主体与自决:实践论人学	40
第四节 超越与自由:存在论人学	53
第五节 言说与赋义:符号论人学	63
第三章 中国人学思想的历史钩沉	75
第一节 内圣与外王:儒家人学	76
第二节 无为与乐生:道家人学	92
第三节 命定与佛性:佛教人学	109
第四节 消烦与解脱:禅宗人学	121
第四章 从悖立到整合:马克思主义人学	135
第一节 悖立与偏至:对传统人学的批判	135

第二节 整合与超越:马克思主义人学的理路	140
第五章 问题与超越:当代中国文学的人学维度研究的状况	
与反思	157
第一节 当代中国文学的人学维度研究的状况	157
第二节 对当代中国文学的人学维度研究的反思	213
第六章 文学的人学表征	217
第一节 本体言说:人与文学的根柢	217
第二节 实践表征:人与文学活动	229
第三节 功能指向:文学与人的建构	234
第七章 文学阅读活动的人学辩证法研究	264
第一节 阅读者的“在场”	265
第二节 阅读者的“不在场”	270
第八章 走向文学人学	275
第一节 文学人学的学科定位及其生成和发展的逻辑 必然性	275
第二节 文学人学研究的对象与方法	278
结 语	286
主要参考文献	288
后 记	300

第一章 总 论

人的问题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

——蓝德曼：《哲学人类学》

“文学是人学”，因此，从根本上说，文学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正是对人的不同言说构成了绚丽多姿的文学图景，这正是文学与人、人的活动及其生存存在着密切关联的主要原因。也正是如此，在中外文学理论史上，对于文学与人的关系的思考近乎普遍地散见于各个时代文学理论家、美学家甚至是哲学家的相关论述之中。尽管中外文学理论史上关于文学与人的关系的思考汗牛充栋，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的是，任何理论言说充其量也都只不过意味着对某一论题的研究达到了何种阶段，推进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它并不能预示对该论题的研究已经有了一个尘埃落定的结论，更没有资格宣言对其的研究业已画上了句号，可以盖棺论定了。古今中外文学理论史中对文学的人学维度的研究也是如此，尽管人们可以找到无数的论据来证明这一问题的“古老性”甚至是“陈腐性”，但是，这并不能说明这一问题已经失去其进一步研究的意义。恰恰相反，在我们看来，这个问题是一个既“古老”却又“弥新”的课题，说它“古老”，是因为其在中外文学理论史上曾经被广泛地关注；说它“弥新”，则是因为以往的文学理论对之的关注遗留有诸多的“理论盲点”而缺乏全面性和系统性。尤其是当前我们置身于一个文学理论必须进行综合、创新的时代，这种历史的使命要求文学理论工作者应该加强对于文

学的人学维度的研究,理所当然地将这个课题视为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要务之一。早在 200 多年前,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休谟就曾提出:“关于人的科学(按:休谟所谓的“人的科学”即我们后来指称的“人学”)是其他科学的唯一牢固的基础,在我们没有熟悉这门科学之前,任何问题都不能得到确实的解决。”^①休谟的这个论见明确指出了人学对于其他学科问题的本源性、终极性意义,这是极有见地的。人学对于其他学科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来说,意义是非同寻常的,没有人学作为根基,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和推进必然会有很大的困境。具体到文学的研究来看,人学是文学研究发展的重要前提。在文学观念史上,人学对文学观念的形成、发展和演变具有重要的作用,这表现在:特定时代的文学理论家往往总是立足于该时代的人学观念来观照文学活动,这就形成了文学观念史上丰富的文学人学思想。从这种意义上说,一部文学思想史就是一部关于人的思想发展、更迭、演变的历史。当然,由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人学思想在发展水平和理论深度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性,这又导致了文学思想史上相应的文学人学思想的异彩纷呈。

既然对于人的理解是文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那么,文学理论研究必然要求对人要有一种正确与全面的体认,这也是确保文学理论研究自身科学性的重要逻辑前提。然而,人却正如苏联哲学家科尔涅耶夫所说的那样,是“最难于理解和研讨的课题”^②。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大师海德格尔早在 20 世纪初期就曾指出:“没有任何时代像今天这样,关于人有这样多的并且如此杂乱的知识。没有任何时代像今天这样,使关于人的知识以一种如此透彻和引人入胜的方式得到了表达。从来没有任何时代像今天这样有能力将这种知识如此迅速而有情意地提供出来。但也没有任何时代像今天这样对于人是什

① 休谟:《人性论》(上册),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7—8 页。

② 科尔涅耶夫:《现代哲学人类学批判》,东方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 页。

么知道得更少。没有任何时代像当代那样使人如此地成了问题。”^①同样的忧虑也表现在当代人类学哲学家舍勒的思考之中,舍勒指出:“在人类知识的任何其他时代中,人从未像我们现在那样对人自身越来越充满疑问。我们有一个科学的人类学、一个哲学的人类学和一个神学的人类学,它们彼此之间都毫不通气。因此我们不再具有任何清晰而连贯的关于人的观念。从事研究人的各种特殊科学的不断增长的复杂性,与其说是阐明我们关于人的概念,不如说是使这种概念更加混乱不堪。”^②当前人学研究领域对于人的理解恰如海德格尔和舍勒所忧虑的那样,是“无知”和“混乱”的。当下人学研究的这种实存状态给文学理论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它导致了当前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在对文学人学维度的理解和体认上同样存在着“无知”和“混乱”的弊端。由此而引起的连锁反应是,当我们的文学理论在关涉到文学的人学维度这个论域时,往往或陷于一种难以言说的理论尴尬,或走向一种大而无当的理论空洞。正是基于对这些问题的反思,我们选择了这样一个研究论题,本论题的主要目的即在于:研究文学的人学维度,续说文学与人之关系,也即在清理中西理论史上的人学思想资源的同时,力图确立一种辩证的人学观念,并由此来对文学活动进行初步的人学观照,为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深入开展文学人学维度的研究提供些许可资借鉴的理论立场。

当然,在研究展开之前必须首先解决的理论问题是:我们所理解的人学究竟是什么,因为,这是我们进一步展开文学人学维度研究的一个必需的理论基点和逻辑前提。

①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01页。

② 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29页。

第一节 人学域阔的厘定与文学的人学维度研究

“人学”一词是拉丁语“Anthropologium”在汉语学界的译名，但在西语学界，例如英、德、法、俄等语言中，一般是直接音译这个词。这个词语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方的文艺复兴时期。1596年，新教人本主义学者卡斯曼以人的研究为题出版了一部新著，在这部新著中，他首先使用了该词，并提出，“Anthropologium”是对于人的两重本性研究的学问。降至18世纪下半叶，“Anthropologium”又被用来指称当时新形成的一门科学，即汉语中常被译称的“人类学”，在这种意义上，“Anthropologium”又隶属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范畴，它以人类为研究对象，在当时主要包括文化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两个学科类属。

实际上，从语源学上讲，“Anthropologium”是研究人的科学。我们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从语源学的角度看，“Anthropologium”一词就是由希腊文“Anthropos”（按：指称“人”或“人类”）加上“Logos”（按：指称“学说”或“科学”）构成的。正是如此，台湾学者陈国钧在其《文化人类学》中，当论及该问题时就曾指出，“Anthropos”和“Logos”相加，“合并起来说，就是指研究‘人的学问’，或者是研究‘人的科学’等意思”^①。即使卡斯曼那里，他最初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该词的。因此，西方18世纪下半叶用“Anthropologium”来指称当时新兴起的“人类学”是对“Anthropologium”一词的本源意义的过度引申的结果，这是不符合“Anthropologium”一词的原始意义的。近年来国内外兴起的“人学”，无论从其研究对象、性质还是从其

^① 陈国钧：《文化人类学》，台湾三民书局1977年版，第1—2页。

研究的内容上看,都是和隶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的“人类学”有着本质的差别。所以,为了明确区别两者,西语学界中就有人主张用“Homology”一词来指称“人学”,以区别于“Anthropologium”(通常又指“人类学”)。如果我们更进一步,从人学的具体呈现形态来看,它和人类学的区别就更加明显,“人学”所涉及的范围比习惯上的“人类学”概念更为宽广。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埃利希·弗罗姆在《自为的人》(*Man for Himself*)一书中,用“science of man”(当然,汉语学界有人译作“人学”,有人译作“人的科学”)来指称“人学”,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也曾使用过“Wissenschaft von Menschen”来指称“人学”。(按:这个词组有人译为“人学”,有人译为“人的科学”,也有人译作“人的哲学”。)

如前所述,从构词学上讲,“Anthropologium”一词是由希腊文“Anthropos”(指“人”或“人类”)加上“Logos”(指“学说”或“科学”)所构成的。或许正因为如此,在平常的理解中,人们往往易于从构词学的角度望文生义,把与人相关的学说都归之于人学的范畴,如目前社会上所流行的“社会学是人学”、“医学是人学”、“体育学是人学”、“教育学是人学”、“心理学是人学”,甚至“自然科学是人学”等提法多是受此流弊的影响所致。这些望文生义、不求本源的理解显然是泛化了人学的域阔,易于使人学在这些理解中流落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万能范畴,异化成为一种“无家可归”纯粹能指,显然,这种泛化的人学观无异于是在取消人学。但是,在我们看来,情况远非如此,“人学”确乎是关于人的学说,但并不是关于人的学说就可以称之为“人学”。

鉴于当前中外理论界对人学“所指”的理解存在着巨大分歧的缘故(除了以上存在着的对人学的泛化理解的现象之外,目前国内外学界对人学的定义的认定也不尽一致,就笔者所猎,目前国内外学界对人学的定义不下数十种,从中我们也可以窥见中外理论界对人学理解的分歧性之一斑),我们的研究首先必须从考察“何谓人学”这个论题肇始。何谓人学?西方学者卡恩(Theodore C. Kahn)在其《人学

导论：关于人的整体的研究》(An Introduction to Hominology)中曾列举了14门与人学有关的学科，除了哲学、伦理学、人类学、心理学等之外，卡恩认为地理学、生态学、控制论、仿生学等学科也都和人学有关，但是，卡恩又指出，它们又都不是人学本身，因为在卡恩看来，人学研究的是人的整体而不是人的某一个方面或部分。当然，卡恩这种将地理学、生态学、控制论、仿生学等自然科学与人学勾连起来的做法我们固然无法苟同，但是，其认为人学研究的是“人的整体而不是人的某一个方面或部分”的观点却值得我们重视。因为，他的这个认识既点明了人学的学科属性，同时也可以说是明确了人学的学科本质。因此，我们必须强调，人学是关乎人的整体向度的学科，它研究的是人的整体，是总体的人，它要描绘出关于整体的人的观念。从这个意义上看，人学不同于各门具体的关于人的科学。与人学相比，人的科学是泛指一切以人为对象的各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它们往往只研究人的某个方面或部分的本质，因此，在它们那里，人的形象被分裂了，整体的人的观念在它们那里是无法达成的，它们所得到的只不过是支离破碎的人的知识的堆积。也正是如此，在《哲学人类学》中，德国文化人类学家蓝德曼呼吁说：“人的科学(按：即人学)必须统一，如同人自身是统一的一样。”^①蓝德曼的这个呼吁不是没有道理的。正是因为各种具体的人的科学那里，人从自己整体的相互关联中脱落出来，其“总体间性”被人为地阻隔、断裂，从而使其沦为一种片面的存在、分裂的碎片。正是基于此，蓝德曼才告诫人学理论界必须将人的科学统一起来，构建总体的人的研究。所以，人学要在总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对人的理解的基础上，对人进行综合地、整体地研究。也正是因为以往的关于人的所有科学——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忽视了对于人的整体性的研究，人为地阻断了人的“总体间性”，所以，舍勒在其《人和历史》(Mensch und Geschichte)中谈到哲学人类学的学科品质时会提出，哲学人类学是

① 蓝德曼：《哲学人类学》，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220页。

“关于人的本质和本质结构,关于人同作为万物的基础的自然界(无机界、植物、动物)的关系,关于人的形而上学本质的起源和他在世界上的生理的、心理的和精神的开端,关于受其推动和用以推动的力量和能力,关于人的生物学上的、心理的、精神历史的和社会的发展的基本方向和规律……的基本科学”^①。总而言之,这就是“一个统一的关于人的观念”^②的学科。舍勒关于哲学人类学的品质的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人学,人学也是一个关于人的统一的观念的学科。也唯有如此,人学才能避免像德国哲学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 R·艾肯曾指出的那样:“尽管文化在胜利地向前发展,活生生的人作为整体却被冷落了。”^③这样的后果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因此,我们在讨论人学的规定性的时候,首先要强调的就是人学必须要把人作为一个活生生的整体来进行研究。

在《现代哲学人类学批判》中,苏联学者佩·弗·科尔涅耶夫曾认为,人们“正是根据人是什么和人应当怎样的观念来教育自己和别人,来安排自己的生活的”^④。科尔涅耶夫此论尽管并不一定是针对我们所理解的人学而发的,但是,他在这里所表述的关于整体的人的思想却值得我们关注。科尔涅耶夫描绘了一个关于整体的人的图景:即整体的人应该包括这样两个维度:“人是什么”和“人应该如何”。基于此,我们认为,人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应该归结为以下两个:即“人是什么”和“人应该如何”,而且,只有对这两个问题都进行了回答的才能称之为“人学”。“人是什么”是关于人的“知”的问题,是人的“是然”;“人应该如何”是关于人的“行”的问题,是人的“应然”。只研究人的“是然”的是“人的科学”,例如医学、生物学、体质学等,而只研究人的“应然”的是“人的价值学”,如道德学、伦理学、哲学等。在

① 《现代哲学人类学批判》,第 21 页。

② 舍勒:《人在宇宙中的地位》,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 页。

③ 《现代哲学人类学批判》,第 8 页。

④ 同上书,第 2 页。

《小逻辑》中，黑格尔曾提出：“凡是仅是应如此，而非是如此的事物，哲学并不过问。”^①但是，对于人学则不同，人学不仅要过问人的“是如此”，而且还必须要过问人的“应如此”。同时，从人的存在的角度来看，我们之所以提出人学的两个基本问题是“人是什么”和“人应如何”，也是由人的存在本身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我们知道，人不同于动物，对于动物来说，它只具有“是然”的领域，它仅是一种“实是”的存在，而人则不同，尽管人同动物一样，也具有“是然”的存在域，但是，人还有一个使其能够超出动物性生存的“应然”存在域，因此，人同时还是一种“应是”的存在，人的存在的这种既“实是”又“应是”的特殊性决定了以人作为研究对象的人学必须同时对人的存在的这两个维度进行回答，这样才能使人学真正落实于从人的整体出发来把握人。另一方面，从独有性上来看，人不仅是一个实体存在，而且，他还是一个唯一具有应该领域的实体存在，因此，人学必须对“人是什么”和“人应该如何”这两个问题都进行回答，而且，真正能体现人的本质并不仅仅是在“人是什么”这个“是然”的领域，更为重要的是在“人应如何”这个“应然”的领域。因此，人学应该把研究人“是什么”和“应如何”的基本道理作为其研究的基本问题。

如上所言，人是什么和他可能成为什么或他应该怎么样，是人学的两个基本问题。人学的所有相关问题都是围绕着这两个问题为显在或潜在的逻辑线索而展开的。前一个问题属于人的“本体论”的问题，后一个问题则属于人的“存在论”的问题。人是什么决定着可能会怎么样或他应该怎么样，而后一个问题又是对前一个问题的结构性展开，没有人的应该，也就取消了第一个问题。判断一个对象是否可以称之为入学，也应当围绕这两个问题来进行甄别。如前所述，目前，理论界很多人对“何谓人学”都有一种这样的误解：只要和人相关的都是人学。于是，就有了如此一系列有关人学的克隆命题：如“社会学是人学”、“医学是人学”、“体育学是人学”、“教育学是人学”、

① 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12页。